

客家六堆地區石頭崇拜之研究— 結合地理定位與質性分析

邱忠融、¹ 丘愛霖²

摘要

本文研究者居住於屏東鹽埔鄉，在日常生活中常見村民祭拜石頭之現象，包含了石頭、石碑、石敢當，它們主要位於在土地公廟旁。近來也有人主張，有些石頭崇拜是馬卡道族「阿立祖」的化身。除了鹽埔鄉，本文發現在相鄰的高雄六龜鄉等地，也十分常見祭拜石頭的狀況。

進一步而言，高屏的石頭崇拜主要坐落在兩個文化脈絡。以高樹鄉與鹽埔鄉來說，過去屬於「鳳山八社」的「武洛社」，內埔鄉屬「上淡水社」，屏東市屬「阿猴社」。換言之，這種崇拜可能屬於平埔族文化。然而，高樹與鹽埔鄉除了屬於「武洛社」，也是客家「六堆」中的「右堆」發祥地。此外，內埔鄉也是「六堆」的「後堆」。因此，前述石頭崇拜也可能是客家文化。

本文會記錄高屏地區的石頭崇拜，並先將它們放置在六堆的文化脈絡中。簡言之，「六堆」是指清朝爆發「朱一貴事件」時，原籍廣東省的客家墾民為保衛鄉土，因此在今日高雄市與屏東縣建立的組織，並歷經「前六堆時期」、「組織觀的六堆」與「區域觀的六堆」這三個歷史階段。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首先會透過 Google map、手機的地理定位以及 QGIS 等研究工具來標示石頭崇拜的地理位置。本文也會搭配訪談研究與文獻分析，以描繪各類石以描繪各類石頭祭拜的脈絡意涵。

關鍵字：六堆地區、石頭崇拜、地理定位、訪談研究、文化脈絡

¹ 獨立研究者

² 京極堂文史工作者社長



壹、研究背景與問題

本文研究者居住於屏東鹽埔鄉七份子地區，為一被閩南村落包圍的客家聚落，屬於六堆中的「中堆」。在日常生活中常見村民祭拜石頭之現象，包括石敢當、好兄弟、土地公、土地神龍等，這種密集與多樣的「石頭崇拜」在台灣其他地區十分罕見。此外，除了七份子地區，本文發現在相鄰客庄，也十分常見祭拜石頭的狀況。

本文除了將會標註屏東六堆「石頭崇拜」的地點，還會將它們放置在一張「意義之網」(web of meaning)。這是指生活包含了許多層次，包括生物學、心理學、社會和文化因素的「累層」概念，以掌握核心意涵。就此而言，人類是一種多層次混合物，每個層面都相互支持（韓莉譯，2014，頁 48）。換言之，文化是一幅地圖、一張濾網和一個矩陣。

進一步來說，漢人的石頭崇拜歷史久遠，因為古人相信石頭是具有神秘生成力和行動力的神聖物品，所以常被視為大地神的代理（游謙，2004，頁 104）。此外，在《呂氏春秋》有「殷人社用石」。在《唐書》中，有「社稷主用石」。在宋朝的雜史《路史》裡，大禹是其母從石受孕，因而以石為神。在《宋史·禮志》中，有「社稷不室而壇，當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故用石主，取其堅久」（王孝廉，1992，頁 223-224）。

石頭公也稱為「石聖公」、「石將軍」、「石佛公」、「石府將軍」。若不將石頭公侷限為男性神社，石頭公也包含「石母娘娘」，簡言之，就是以「石頭」為神的宗教實踐。石頭公遍布全台灣，主要在鄉下和近山處。許多的石頭公以祈求安產、孩童健康為主，例如宜蘭冬山的石聖公、四城的協和廟、苗栗的石母娘娘以及台北木柵石頭公。也有若干新興的石頭崇拜與「賭博」、「求財」為主。倘若這些新興石頭廟宇的靈驗性若無法持續，不久旋即消失。³

³引自 <https://religion.moi.gov.tw/Knowledge/Content?ci=2&cid=281>，全國宗教資訊網。



〈聖顯與臺灣的石頭崇拜〉一文，則說明石頭會被人們崇拜，主要有以下因素。(1) 位置：由於石頭所處的位置是人潮匯集之處，例如礦坑口，自然地視為崇拜對象，以祈求出入平安。以苗栗市嘉盛里為例，石母娘娘是客家人所信仰的女神，在這一帶體弱多病的小孩都給石母娘娘當契子，祈求她保護小孩身體健康、快快長大(2) 顏色或形狀特殊：倘若石頭的顏色、形狀和周圍明顯不同或和某些事物相似(例如人形或神佛)，因此被人們崇拜(3) 發生過神蹟：例如在南投茄苳腳的石頭公廟，就是因為有孩童以拜石頭為戲，卻忽然神靈附體(4) 陽具崇拜或生殖繁衍崇拜(游謙，2004)。以族群而言，閩南族常將石神稱為「石頭公」，在漢族尚未移民台灣之前，原住民也有石頭崇拜的傳統。相對而言，桃竹苗的客家地區則稱為「石爺」與「石哀」(石母)。客家習俗常會給小孩算命，如果小孩難帶或剋煞父母，一般會讓小孩當神佛、大樹或石頭的契子(戴國焜，2013)。「石母」或「石母娘娘」是守護兒童神職之石神崇拜，流行於客家聚落(李昫錦，2019)。

雖然已經有研究者針對桃竹苗地區的「石爺」與「石哀」進行研究，然而高屏地區的石頭崇拜則屬於不同脈絡。以高樹與鹽埔來說，它們原本是客家「六堆」的「右堆」發祥地，內埔鄉是「六堆」的「後堆」。「六堆」是指清朝「朱一貴事件」時原籍廣東省潮州府之鎮平縣、程鄉縣、平遠縣、大埔縣與福建省汀州府之永定縣、武平縣、上杭縣等地的客家墾民。他們為了保衛鄉土而在「下淡水溪」以東區域而組成的鄉團組織(施雅軒，2017)。就以地理位置而言，由於客家六堆地區擔負了保衛鄉土的任務，並在清朝「朱一貴事件」、「吳福生事件」、「林爽文事件」等事件與閩南人、馬卡道族、排灣族、魯凱族等都出現了衝突，因此可能需要透過「石頭崇拜」祈求平安。舉例來說，在「林爽文事件」，六堆人民聚集於忠義亭，並選出一千三百多人來協助清軍平定。由於閩客結怨已深，包括「朱一貴事件」已造成的閩客對立，因此六堆在捍衛鄉土之際，也對閩南庄報復，造成許多閩南人被客家人所殺。本文就是在「閩客對立」等脈絡下來探究「石



頭崇拜」的意涵。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首先會透過 Google map、手機的地理定位以及 QGIS 等研究工具來標示石頭崇拜的地理位置。本文也會搭配訪談研究與文獻分析，以描繪各類石頭祭拜的脈絡意涵。本文會特別關注這些石頭崇拜之位置、石頭顏色和形狀以及是否發生過神蹟，藉此來詮釋在清朝時期，客家族、閩南族、馬卡道族、排灣族、魯凱族等族群之間的互動關係。

貳、石頭崇拜研究

高屏地區的石頭崇拜研究包括了長圓石崇拜、五星石、原石與石碑伯公、立石祭祀、公廨等類型。本文將它們統整為與高屏六堆客家相關、與平埔族相關以及與原住民相關的研究，並簡述不同脈絡中的石頭崇拜意涵。此外，本文也會介紹桃竹苗地區的「石爺」與「石哀」研究，以作為對比。

一、高屏地區與客家文化相關的石頭崇拜研究

高雄美濃稱土地公為「伯公」，並且稱土地公廟為「伯公下」。根據張二文(2002)的田野研究，美濃約有三百八十座「伯公」，可以稱得上是美濃客家居民最親近的神明。張二文希望透過探究小區域歷史發展及土地伯公的區域分布、祭祀組織與活動以及「伯公會」的運作等，來探究「伯公」與該地聚落居民的互動關係。此外，研究者也探究了美濃土地伯公「原型」的演變歷程，並指出伯公曾經有「石碑」、「倚樹靠石」、「河石」、「石頭」等型式。這些伯公的變化歷程，都有相關的碑文紀錄（張二文，2002，頁 76-77）。

另一方面，張二文(2002)指出，伯公主神的變化大概可以分為「河石→石碑→伯公像」及「河石→石碑」。然而，目前「原石」式的主神僅剩四座，佔總數的百分之一（張二文，2002，頁 81-83）。



最後，張二文（2002）還指出台灣其他地區的伯公型式。例如台灣各地偏僻鄉村的「土地廟」（石棚式），石棚中的「石主」也是古代遺制。這是指古人常將圓柱形或長方型的石頭置於石棚中，象徵他們崇拜的對象。因此，台灣各地的土地公原型，大多是以石頭為主，並且以石頭作為主神，這包括了桃園地區的「三粒石」與「三面牆石屋」（張二文，2002，頁 94）。

本文認為，上述土地伯公的最大貢獻，在於指出伯公主神有「石碑」、「倚樹靠石」、「河石」、「石頭」等型式的變化，並且說明了全台各地的土地公原型大多是以石頭為主，這恰可與平埔族有關的石頭崇拜研究進行對話。例如郭吉清（2015）的研究指出平埔族信仰包括了長圓石型、非圓石型、樹木崇拜，但是該如何區分這些崇拜與土地伯公「倚樹靠石」、「河石」、「石頭」等型式的差異？郭吉清、葉志禮等研究者顯然沒有清楚說明。

除了張二文的美濃伯公探究，還有些客家研究者的研究對象是六堆地區的五星石。例如劉秀美（2005）指出，在中國廣東省梅州市之研究者是將祠堂後方「花胎石坎」上之五塊石頭稱為「五星石伯公」。在六堆地區，有些祠堂化台前垂直部分會出現「五星石」。其建造時間是建築體完工之後，營建師傅會在化台施作前，先選好可以代表五行的石頭，等化台施作時再把五塊石頭嵌上去，而這五塊石頭代表金、木、水、火、土五行（劉秀美，2003，頁 86）。

二、桃竹苗地區的「石爺」、「石哀」、「覲婆」研究

台灣的客家人來自中國大陸，其中以前述的南部六堆地區和北部的桃竹苗地區為兩大集居地。根據戴國焜（2013）的研究，桃竹苗地區的客家人多分布於沿山的丘陵地，這種多石環境衍生的石頭崇拜與南部客家人以及閩南人有明顯不同之處，就是石爺、石哀的信仰。這種信仰有來自中國大陸的原鄉，讓小孩認神明為契父母的傳統。



在研究方法上，戴國焜主要是進行訪談研究為主，並以石頭崇拜的信徒、社區負責人、建祠發起人、管理人、地方耆老作為訪談對象。此外，研究者還將地理座標輸入中研院 GIS 系統，以呈現石爺、石哀的分布圖，以觀察這些石頭崇拜的地理分布與族群分布的關係（戴國焜，2013，頁 180-181）。

研究結果顯示，桃竹苗客家人石爺、石哀崇拜之形成與石頭本身的特性、原鄉習俗（例如認神明為契父母）、客家人移民到桃竹苗的多石居住環境，乃至於可能與原住民的靈石信仰有所關聯。其次，研究者發現桃竹苗客家人石爺、石哀信仰的發展，因為社會變遷與社區營造出現了兩極化。最後，石爺、石哀有性別地域性的特徵。這是指桃竹地區多稱「石爺」（男性），苗栗縣內多稱為「石哀」（女性）。

戴國焜提到，他對於石爺、石哀是否來自於原住民的「靈石」持懷疑態度，卻也不排除有些石頭本身就是原住民崇拜的對象。此外，有些地方有特別大、特別奇怪的石頭被原住民視為自然靈，使得原住民不敢進入，客家移民也繼承這種傳統，將它們視為石爺、石哀來崇拜。

本文認為，戴國焜（2013）是以系統性方式進行研究，值得相關研究參照。舉例來說，該研究是以「石爺、石哀資料調查表」進行資料登錄，包含名稱、祭典日、設立年代、位置、形狀大小、族群、管理委方式、與伯公關係、現況等資料。這些資料也有助於研究者進行判斷，例如不同地區（桃竹與苗栗縣）的石頭崇拜差異。此外，戴國焜透過衛星定位相機來拍攝石頭崇拜地點，並且將資料輸入中研院的 GIS 系統，以發現石爺、石哀分布地點與客家族群的關係，也很具有開創性，因此被本文參考。

另一方面，李昫錦（2019）是以全台灣의 客家族群為研究對象，以探究石哀信仰的意涵。在研究方法上，研究者主要是以隨機的方式進行田野調查與訪談，以繪製全台 117 處石哀公的區域分布概況，以及剖析這些信仰背後的文化意義。本研究認為，石頭伯公原本是一般大眾熟知的土地公，原本是石頭的原形，卻成為



今日的偶像形象，使人忘記其堅久特性。

本文認為，由於李昫錦（2019）採取隨機式的田野調查，加上有些研究推論過於跳躍，在引用上要特別留意。

最後，黃彥菁（2008）是以苗栗縣三灣地區的石哀（石母娘娘）、覲姊為研究對象，並且透過田野調查方式來分析地方信仰與社會文化之關係。研究者發現，在客家庄常有人因為家中小孩不好養，會過繼給石哀當義子女。等到小孩長到十六歲時（意謂成年），則可以脫離這種關係。

此外，當地人稱覲姊醫生娘為「覲婆姊」，相傳原址原本有一顆苦楝樹，樹旁有兩塊大石頭，並且曾經有醫生娘在此地顯靈，用香灰來醫治生病的嬰兒而聲名遠播。後來庄民為了感念「覲婆姊」的恩德，因此集資為她興建廟宇，並安奉牌位。「覲婆姊」與新竹縣九讚頭的「覲婆廟」不同，後者是專司產婆之職的婦女，在過世之後，鄉民感念其恩德而建廟（黃彥菁，2008，頁 74）。

總結而言，高屏地區的客家相關石頭崇拜研究，主要是以崇拜的形式差別（河石、石碑、伯公像、三粒石）有關。相對而言，桃竹苗地區的石頭崇拜研究則涉及了性別意涵（例如「石爺」與「石哀」之別），以及源自於原鄉的將子女過繼給石頭當「契子」之傳統。

在郭吉清（2015）的研究指出自古以來，高雄充滿了平埔族居住與遷徙的傳說，這至少包含了大傑顛社（傳說中居住在高雄市永安區以北的海岸平原，後來東遷到旗山區）與打狗社（傳說中居住在高雄市鼓山區到左營區一帶，後來向大樹區與屏東市遷徙）（郭吉清，2015，頁 262）。

為了能夠重新理解高雄的平埔族群傳說，郭吉清（2015）希望以古老的信仰遺跡，藉著調查各族群對自我信仰文化的認定與區別方式，以釐清高雄過往的平埔族分布狀況。此外，研究者認為足以區分高雄平埔族的信仰圈包括長圓石型、非圓石型、樹木崇拜、空間崇拜、瓶甕崇拜等五大信仰圈。作者指出，「長圓石型」的石頭崇拜信仰圈在高雄的南方，「非圓石型」的石頭信仰圈在高雄的南方



(郭吉清, 2015, 頁 262)。

然而, 郭吉清 (2015) 的研究有兩個問題。第一, 研究者並未明確說明為何長圓石型、非圓石型、樹木崇拜等信仰專屬平埔文化, 例如客家族群也有祭拜石頭與樹木的傳統。第二, 研究也沒有說明是如何系統地找出研究中的石頭、樹木、瓶甕等信仰遺跡。

其次, 根據張二文 (2014) 針對高雄 (內門) 溝坪地區的公廨研究, 雖然幾乎找不到平埔文化的痕跡, 卻還保存「原石三片壁」、「家祀」、「小祠」等形式的公廨。其中「原石三片壁」大都是在人煙稀少的農田, 由簡單的三粒扁平石頭立起, 上方再用一塊平石頭覆蓋。當地人或地主說, 來到這裡開墾之前, 「原石三片壁」就在了, 他們只要經過或耕作, 都會祭拜它。另一方面, 受訪者表示, 在原石三片壁內平時幾乎都空無一物, 只有在祭祀時, 他們會將線香直接插在前方或擺上香菸或檳榔 (張二文, 2014, 頁 92)。

本文認為, 張二文 (2014) 的研究有三個值得深究之處。第一, 研究者並未明確說明為何「原石三片壁」屬於平埔族文化。例如桃竹苗客家地區的「台灣石棚式土地公」(戴國焜, 2013, 頁 176, 圖二), 同樣是由三片扁平石立起, 再用一塊平石頭覆蓋。第二, 研究者並未說明是如何進行系統性的調查。第三, 根據受訪者指出, 這類石頭崇拜原本就在, 該如何辨別其出處?

此外, 劉還月 (1996) 也研究公廨、祈雨石等馬卡道族的信仰方式。劉還月指出, 平埔族人的傳統生活方式是以魚獵為主, 社會結構以部落為單位, 公廨則是部落中的活動重心。有些民間研究者, 同樣以公廨作為判斷馬卡道遺跡的依據。例如葉志禮 (2023) 在臉書表示, 他在高雄內門找到公廨。公廨坐北向南, 祭台中央置一香爐、右側虎邊也置了香爐為「太祖」, 在香爐上插香煙。⁴

劉還月 (1996) 表示, 在屏東加蚋埔公廨左側的一個小壇, 供奉「溪頭公」或稱「祈雨石」。他指出, 祈雨一直是馬卡道相當重要的傳統巫術。當人們遇到

⁴參見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07210682321>



久旱，或者春耕急需用水，村裡的乩童選定好日期之後，就會帶著村民一起去祈雨，面對「祈雨石」奉上酒、檳榔等供品，並且唱《祈雨祭歌》（劉還月，1996，頁 12-13）。

劉還月與葉志禮等民間研究者的探究，同樣存在一些問題。首先，公廨、祈雨石等信仰遺址確實留存於高屏地區。然而，這些遺址或許與廣泛的平埔族有關，但該如何認定它們是「馬卡道族」的特徵？事實上，「馬卡道族」最初是由伊能嘉矩 1900 年在老埤對當地頭人潘乾坤訪談的結果。潘乾坤表示，他們的祖先是和台南的平埔族屬於同一個祖先，該族稱為 Makattao 人（楊南郡翻譯，2021）。這是否能證實高屏地區的「平埔人」等於「馬卡道人」？還需要更深入探究。例如僅有一位受訪者的說詞，該如何確認其可信度？

劉俊雄(2016)將這類論述稱為「魔幻寫實主義」，例如他指出：劉還月等人從未告訴我們「誰是馬卡道族人」。這包括了劉還月的文本中牽涉了平埔族、馬卡道族、熟番以及斯卡羅等族群，並且側重老祖信仰與馬卡道族的關係，又提到西拉雅族與漢人對馬卡道族的影響（劉俊雄，2016，頁 14-15）。

四、屏東原住民的石頭崇拜研究

在屏東地區的山地原住民也有石頭崇拜。例如簡明捷（2016）在恆春阿美族與土地公信仰的研究中指出，清代的客家移民帶入了水利設施與水稻種植，這也影響了港口社的阿美族人。阿美族人在清代由港口溪沿岸離開後，與部分馬蘭部落的阿美族人在池上大坡建立部落，並稱漢人的土地公為「水稻神」。

池上土地公廟內除了神案上的雕刻神像，神案下也保留了尚未雕刻的三塊石頭金身。這三塊石頭各自代表了不同的土地神，是先人從恆春帶來祭祀。當地人會在水稻收割的前後來祭拜，也會在打獵前在此處集合。簡明捷認為，池上阿美族對於土地公的認知是源自石頭的形式，並且有阿美族傳統宗教的象徵(簡明捷，2016)。



簡明捷(2021)進一步指出,阿美族的傳統土地信仰,原本是崇敬山林大地,祭祀時習慣在田園樹下、石塊旁的角落作為祭祀場所,並沒有固定的神聖象徵物。然而,從清末光緒年開始的水稻耕作到日治初期的明治大正年間,阿美族對於漢人的土地公信仰已經相當熟悉,因此在日常的水稻農事,「立石」也開始成為每日的常態性祭祀(簡明捷,2021,頁20)。

簡明捷(2021)是以屏東的港仔港豐宮、港口福安宮與旭海旭安宮作為案例。海豐宮位於部落外的海港邊。在海豐宮正殿的土地公神像前,有包裹紅布的立石。其次,港口福安宮位於滿州港口社是阿美族的主要部落。日治時期港口社阿美族遷徙東部後,仍有部分阿美族人留在港口社。今日港口福安宮的信徒為阿美族及漢族,在廟內的土地公神像後方保留了土地石碑。旭安宮則位於屏東牡丹鄉,在日治時期昭和年間,由阿美族、斯卡羅族、平埔族、漢族共同拓墾旭海,並由斯卡羅大頭目以石碑作為聖物(簡明捷,2021,頁20-23)。

五、小結：「石頭崇拜」的研究統整

綜上所述,由於本文將針對屏東地區石頭崇拜進行探究,這些崇拜分布在大型寺廟、私人祠堂、路邊小廟或田間等廣泛地區。因此,我們統整了高屏等地區的石頭崇拜研究(參見下表一),並且將它們分類為與客家文化、平埔族以及原住民相關的研究,涵蓋了石爺與石哀、長圓石與非圓石、五星石、原石伯公、三片石公廨等崇拜類型。

其次,本文發現這些研究大都未具體說明是如何找到其分析樣本,這也可能造成某些型態的石頭崇拜未被納入。因此,本文將透過 Google map 與街景、手機的地理定位功能及 QGIS 等工具,並且搭配訪談與網路社群的討論,以期建構較具系統性的取樣方式。我們將在下一章進行具體說明。



表 1 高屏等地區的石頭崇拜研究

研究類型	研究場域	石頭型態	主要的崇拜意涵	取樣方式
客家文化	桃竹苗	石爺與石哀	小孩的契父母	質性訪談
	苗栗三灣	石哀(石母娘娘)	小孩的契父母	未說明
	苗栗三灣	覓婆姊	紀念當地的醫生娘	未說明
	高雄美濃	原石	客家土地公	未說明
	高屏六堆	五星石	金木水火土五行	未說明
平埔族	高雄	長圓石、非圓石	平埔族的遺址	未說明
	高雄	(三片石)公廨	平埔族的遺址	未說明
	屏東	原石	平埔族的祈雨石	未說明
	屏東	(三片石)公廨	平埔族(祖靈)文化	未說明
原住民	屏東恆春	石頭金身、立石	阿美族的土地公	未說明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參、研究方法與步驟

為了系統性調查高屏地區的石頭崇拜狀況，本研究從 2023 年 2 月開始進行，調查的範圍以高屏地區非原民鄉村為主，主要調察的地區，以研究者居住的鹽埔鄉為起點，每次調查以一個村莊為調查的單位，於高屏地區十六個鄉鎮進行調查，總共採集 224 個石頭崇拜的地點。





研究者居地的鹽埔鄉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每次調查以一個村落為單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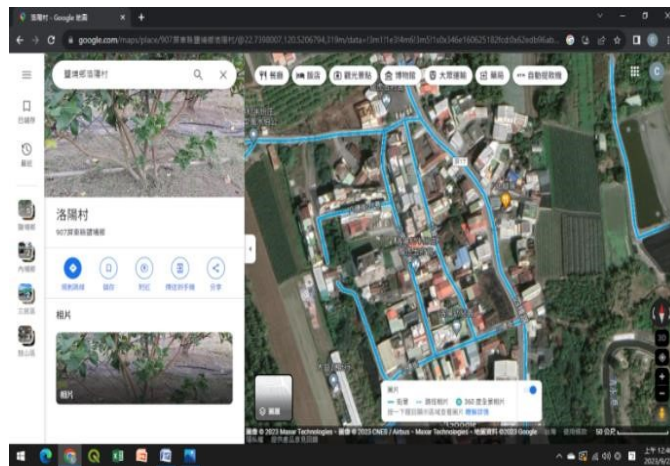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本文的石頭崇拜調查共分為四個步驟：(1) 透過 Google map 街景圖找尋可能的石頭崇拜地點(2) 紀錄各地點的石頭崇拜(3) 透過 QGIS 繪製「石頭公地圖」(4) 深度訪談與臉書社群討論。

一、透過 Google map 找尋可能的石頭崇拜地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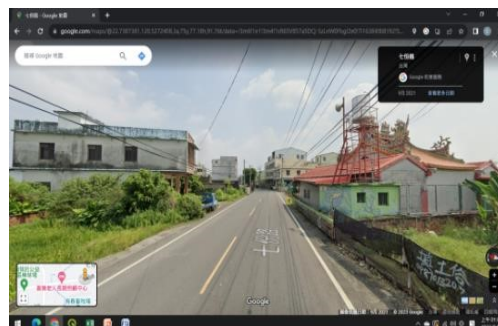
由於目前沒有針對屏東石頭崇拜的地理標示資源，因此，本文首先會透過 Google map 衛星地圖尋找類似於石頭崇拜的大型寺廟、私人祠堂、路邊小廟。本文會先透過 Google map 的「主要道路」地圖，來確認這些石頭崇拜可能隱身的田間、野林或私人住宅，再透過較詳細的 Google map「街景圖」進行「虛擬田調」，以確定各個可能石頭崇拜地點的確定位置，以利實地訪查。以屏東鹽埔鄉洛陽村為例，本文首先開啟 Google map 鹽埔鄉洛陽村的主要道路，在得知洛陽村落主要道路的分佈，才不至於在街景圖中進行田調時移漏未調查的區域或在同樣的區域中反覆移動（參見下圖）。





鹽埔鄉洛陽村主要道路

其次，進行實地調查之前，本研究會進入 google 街景圖進行「虛擬田調」。這是指研究者以滑鼠在主要道路上移動，當找到可能的石頭崇拜地點之後，會透過「街景圖」來標示與確認將要探訪地點之座標。



疑似石頭崇拜地點的街景圖

二、紀錄各地點的石頭崇拜狀況

進行田調時發現發現石頭祭拜的地點時，本研究是以自由軟體「時間相機」來拍攝，取得具有座標位置的石頭公照片，並將座標及照片輸入 excel 檔中存檔。在前測的調查中發現，屏東地區可能祭拜石頭的地點可能存於在大型寺廟（例如



代天府中陪祀的石頭公、馬卡道公廨的阿立母)、土地公廟或小祠中作為主神、與石頭與土地公金身一同祭祀、作為土地龍神，埋在「化胎」中央，或放置在路口或門口當「石敢當」。因此，在田調進行時，研究者必須進入每一間寺廟、土地公廟、小祠之中，仔細地觀察有無石頭祭拜的狀況。



確認石頭崇拜的座標與訪談

三、地理資訊系統石頭地圖繪製

本文會將不同石頭崇拜地點的經緯度輸入 QGIS 來繪製「石頭公地圖」，並搭配本文建構的「探訪屏東石頭公」社團內的討論，以繪製各種意涵的石頭公地圖。本研究所使用的 QuantumGIS 繁體中文軟體套件是由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地理資訊研究專題中心的網頁取得，藉此將田調時所取得的經緯度資料轉換為點圖層。本文的座標系統選擇為 WGS84 座標系統，再將點層圖與其它與 WGS84 座標系統之圖層套疊，以凸顯不同石頭崇拜地點的文化意涵。最後，本研究是以開放街圖 (OpenStreetMap, OSM) 以及 1899 年日本繪製古地圖 (1:400000) 作為參照圖資。

四、深度訪談與臉書社群討論

為了深度理解客家六堆地區的石頭崇拜意涵，本文針對石頭崇拜數最多的高樹鄉（統計到 62 處）居民進行訪談，以作為量化統計的輔助，訪談對象包含了庄東興村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馬卡道協會理事長，泰山村的馬卡道發展協會理事長及司馬村、新豐村、大埔村、源泉村、舊寮村、菜寮等地居民。此外，本文除了建立社團，還加入「土地公全台灣信仰愛好聯誼」、「老伯公舊土地公」、「台灣寺廟-古蹟人文」、「平埔族群-馬卡道」等相關社團來討論。

肆、高屏客家地區之石頭崇拜統計

根據本文的調查，屏東高樹鄉有最多的石頭崇拜處，共有 62 個，內埔鄉有 32 處，萬巒鄉有 17 處，合計有 224 處（見下頁表二）。本文這些地點套上 1899 年日本古地圖的圖資後，發現它們都在土牛溝紫線的兩側。根據《臺灣隘制考》的敘述，台灣最早的「防番」設備，是明末鄭氏屯田時設立的「土牛溝」及「紅線」。「土牛溝」是指清廷挖界溝而將其土築成堆，土堆的形狀像土牛，因此界溝被稱為「土牛溝」。紅界則是砌磚成牆，因為磚的顏色帶著赤紅色，因此被稱為「紅線」（王世慶，1956）。

表 2 高屏客家地區之石頭崇拜統計

縣市	調查鄉鎮	石頭數
屏東	高樹	62
	內埔	32
	萬巒	17
	長治	14
	鹽埔	12
	麟洛	9
	新埤	9



	枋寮	9
	佳冬	8
	里港	8
	屏東市	8
	南州	2
	三地門	5
	九如	2
	萬丹	2
	新園	5
	東港	2
高雄	大樹	5
	旗山	4
	六龜	9
	美濃	0

資料來源：本研究調查

進一步而言，土牛溝原先的構想是台灣西部是漢人居住的區域，往東依次為平埔族居住的區域，再往東，則是居住在山腳下與山地區域的原住民族群。從乾隆時期開始，土牛溝就隨著漢人的拓墾及清朝的開放政策而有多次調整。例如清廷在 1750 年劃出「紅線」後，又在 1760 年劃出「藍線」，1784 年劃出「紫線」。⁵其後，清廷在 1791 年實行「屯番」制度，這是指從台灣「熟番」中選出四千人來駐守在土牛溝之外，以防禦山地原住民對漢人的侵擾。

換言之，高樹、內埔、萬巒等地的石頭崇拜處靠近土牛溝，可能是與「原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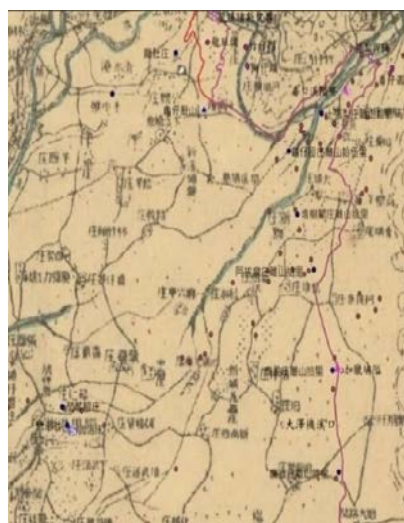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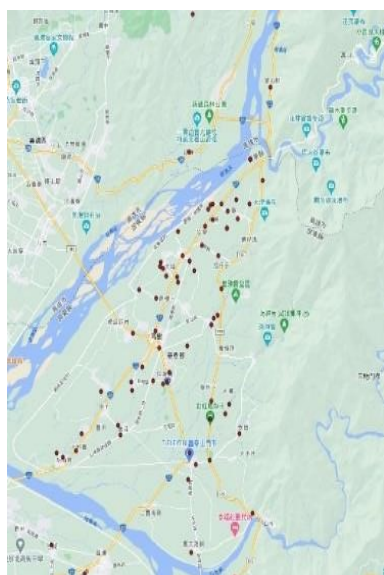
⁵參見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7%95%AA%E7%95%8C>



對峙」或「屯番制度」有關。此外，高樹和鹽埔是在「鳳山八社」⁶的「武洛社」，內埔在「上淡水社」區域（李國銘，1993）。因此，上述的石頭崇拜可能與屏東原住民有關。因此，本文在以下小節，會將高樹、內埔等地的石頭崇拜地點套在「土牛界紫線圖」來呈現。以下為本研究的初步成果。

一、屏東高樹鄉的石頭崇拜地點

高樹地區共有 62 個石頭祭拜處，與古地圖套疊之後，這些祭拜點主要是分佈在土牛溝紫線兩側，沿著紫線北上，高雄六龜地區也出現密集的石頭崇拜地點（參見下圖，以紫點標示）。



由於高樹地區的石頭崇拜數目最多，本文對該村的村民進行了訪談，並在下一章呈現相關成果。本文初步發現，雖然高樹鄉屬於六堆中的右堆，然而，高樹鄉存在了閩南語優勢的村落、客家語優勢的村落、閩客混居的村落以及原住民村

⁶鳳山八社是屏東平埔族的分類方式，包括上淡水社、下淡水社、阿猴社、塔樓社、茄藤社、放棄社、武洛社、力力社。



落，其中石頭崇拜最多的村落是閩客混居。

二、內埔地區的石頭崇拜地點

本文目前在內埔地區共發現 33 個石頭祭拜處（參見下圖，以黃點標示），它們主要出現在土牛界紫線兩側，以檳榔林庄周邊特別密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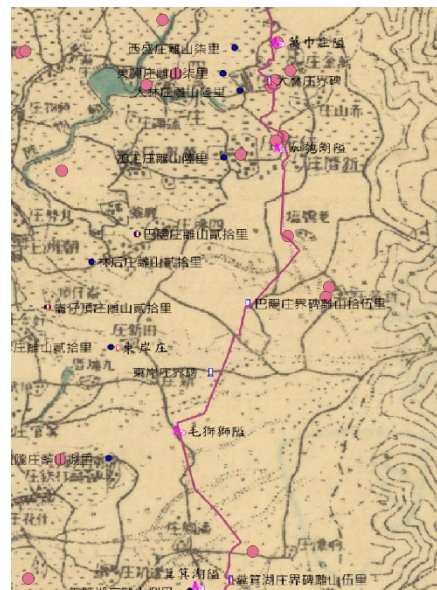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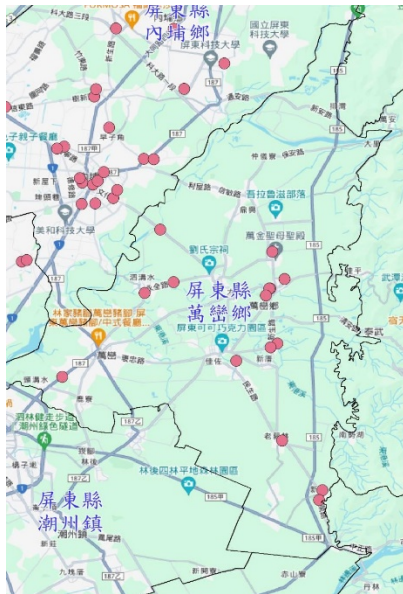
內埔鄉祭拜石頭的種類相當多元化，共計有(1) 在電線旁改變風水的石敢當(2) 神壇下方的三粒石(3) 原石土地公(4) 財神與福神的石頭公(5) 與石碑並列的石頭福德正神(6) 置於福德祠後方的石頭公(7) 化身為石碑的原石土地公(8) 廟門口的溪石(9) 田中土地公。

舉例來說，根據本文訪談內埔地區進行石頭崇拜的地主，地主表示：「我們這個地方放石頭就是土地公的意思，我平時有給點香拜，請土地公守衛我的田地」。換言之，這時候石頭崇拜的功能就是為了「守衛地方」，這也符合了〈聖顯與臺灣的石頭崇拜〉說明石頭之會被人們崇拜，主要是基於其位置、顏色或形狀等因素（游謙，2004）。



三、萬巒地區的石頭崇拜

萬巒地區有 14 個石頭祭拜點，有 10 個點出現在土牛界紫線兩側（參見下圖，以紫點標示），大部分是單顆石。



特別的是，本區域的居民會把石頭鑲在碑上，做成墓塚式的伯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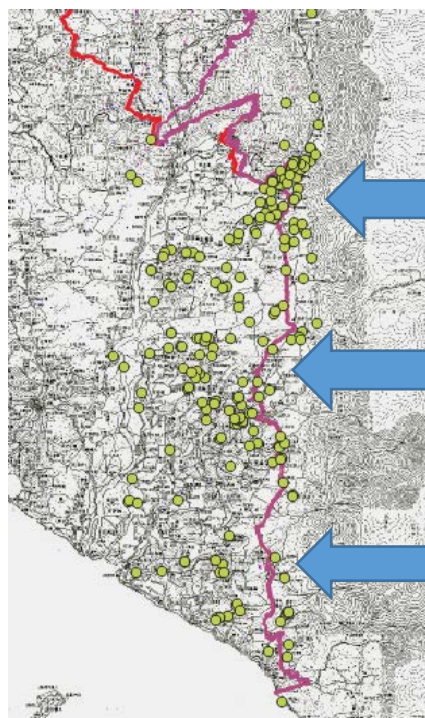


除了以上鄉鎮，本研究尚在屏東的其他地區進行田調，目前共發現 224 個石頭祭拜地點。此外，與古地圖套疊之後，本文發現這些祭拜點主要是分佈在土牛



溝紫線兩側。沿著紫線北上，高雄六龜地區也出現密集的石頭崇拜地點。然而，這種發現具有何種意涵？仍須後續進一步的探究。

另一方面，這些石頭崇拜的地點除了大多在土牛溝（下圖紫線）的兩側，數量最密集之處也重疊於高屏六堆地區。例如高樹鄉屬於「右堆」；內埔鄉屬於「後堆」、萬巒鄉屬於「先鋒堆」；長治鄉、麟洛鄉屬「前堆」；新埤、佳冬屬於「左堆」；鹽埔屬「中堆」。然而，與高樹鄉同屬「右堆」的六龜雖然有 9 個崇拜處、旗山有 4 個，本文在右堆的客家重鎮—美濃卻沒找到石頭崇拜的痕跡。此外，以本文訪談的高樹而言，石頭崇拜最多的也不是客語優勢村落，而是閩客混居與閩語優勢的村落。這凸顯了客家認同似乎並非決定石頭崇拜的唯一因素，還需更多面向的探究。



高樹為右堆（62 處）

內埔為後堆（32 處）
萬巒為先鋒堆（17 處）
長治為前堆（14 處）
鹽埔為中堆（12 處）
麟洛為前堆（9 處）

新埤為左堆（9 處）
佳冬為左堆（8 處）

資料來源：本研究

第五章 屏東高樹鄉的石頭崇拜訪查

根據本文的調查，屏東高樹鄉的石頭崇拜數（62 處）明顯超越其他的村落，因此，本文研究者針對這 62 個地點進行訪談，希望得知這種密集崇拜的因素，例如是否與「客家認同」有關。本文將高樹鄉分為「客語優勢」、「閩語優勢」以及「閩客各半」這三種村落，並且分別進行調查。本文初步發現，高樹鄉的客家人約占一半，但在客語優勢的村落卻只有四個原石崇拜處。

一、高樹鄉各類族群村落的石頭崇拜統計

高樹目前客家人占百分之五十六，客語優勢聚落為東振村、東興村、長榮村、廣福村、廣興村、高樹村，此六個聚落，皆由右堆中的東振新莊及大路關庄發展而來。依本研究的田野調查，在客語優勢聚落中僅有 5 個原石祭拜點；閩南語優勢村落為田子村、鹽樹村、新南村、南華村、舊庄、源泉村、泰山村，其居民於乾隆時期由漳州輾轉而來，有 19 個原石祭拜點（見下表）。而閩客各半的村落共有 41 個原石祭拜點，其中閩客各半的新豐村有 12 個原石祭拜點，是高樹地區祭拜原石最多的地方。

客語優勢村(客庄)	原石祭拜數	閩語優勢村	原石祭拜數
高樹村	4	田子村	0
長榮村	1	鹽樹村	4
東興村	0	新南村	4
廣福村	0	南華村	0
廣興村	0	舊庄	2
東振村	0	源泉村	4
		泰山村	5
合計	5		19

資料來源：本研究



閩客各半村	原石祭拜數
新豐	12
舊寮	7
泰山	6
源泉	5
菜寮	4
大埔	4
建興	4
司馬	2
合計	41

資料來源：本研究

二、高樹鄉石頭崇拜訪談

在田調的訪談中，本文訪問了高樹村一般居民、客庄東興村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曾彩光先生、閩庄泰山村的馬卡道發展協會理事長、以及閩客各半村落（司馬村、新豐村、大埔村）等地居民，得到如下結果：

1. 高樹鄉客庄的石頭崇拜

在高樹村客庄中，本文訪問了一間私人土地公祠（下圖），地주는 五十幾歲的婦女，她說祠廟是她設立的，因為過去較窮，就用一顆石頭代表，現在有能力了就改成金身，把原來的石頭放在後面，但她比較想幫土地公蓋一間好一點的廟（她認為現在的廟很寒酸），但目前沒有能力，主要因為她的地被徵收時，沒有去爭取補助，損失了三十幾萬。





2. 高樹鄉閩庄的石頭崇拜

在閩南村源泉村，本文訪問了兩間私人土地上的土地公祠的地上，證實了閩南人以石頭當土地公的說法。地主表示源泉村全村都是閩南人，過去較窮，就用一顆石頭代表，現在有能力了就改成金身，原始的石頭，是依照旗山來風水師指示鑲嵌在牆上；她表示源泉村過去都是以石頭代表，土地公廟的改造也都出自源同一位旗山師傅的手筆（下圖左）。另一位以原石為本尊的農民表示自己是閩南人，想替土地公換金身但是沒有能力，只能以石頭代表（下圖右）。



源泉村台 27 縣上



高樹鄉源泉村農田中央

3. 閩客各半村落的石頭崇拜

閩客各半的司馬庄中，有一間無名福德祠，志工表示，他本身為世代居住在這裡的閩南人，來此處拜拜的也都是閩南人。然而，這間廟並沒有做寺廟登記，也沒有管理委員會，但此廟從他的曾祖父時就有了，但他並不知道為什麼有一顆石頭在裏面（下圖左）。司馬庄居民表示，以前石頭為本尊的土地公廟有很多，但後來有錢了就改成金身。同樣也是閩客各半的大埔村，一間私人家中，有一原石為本尊的墓塚式的無名土地祠，地主表示自己是不會說客家話的客家人，但因為以前看到的土地公就是原石，覺得客家人的伯公應該是墓塚式的，因此按照自己曾經看過的樣子，整修自己家裡面的伯公祠（下圖右）。



司馬庄的無名福德祠



菜寮村民宅農田的私人伯公小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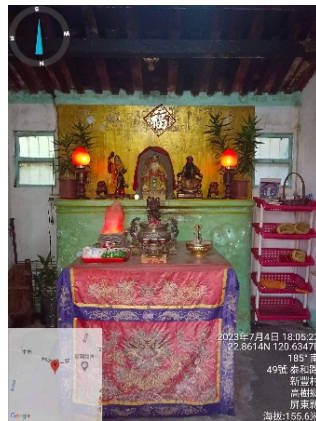
在閩客族群各半的舊寮村，石頭崇拜幾乎都是自家田中的土地公。例如本文訪談舊寮村厚生巷一位年約四十歲的農民，他表示自己是客家人，就在土地公的對面種植棗子，這顆石頭是他父親所放置，後來有能力了就改成金身，這顆石頭他就帶回家做紀念。但不久之後金身不知為何被偷走，或許和簽賭有關，於是又把家裡的石頭拿回來當做伯公，伯公上所寫的福德正神字樣是請法師寫的，希望



能夠保佑自家的田地（下頁的圖左）。長美巷的田頭土地伯公的狀況一樣，地主是一位六十多歲閩南老農，本身是種鳳梨的，希望石頭土地公能保佑鳳梨價格好一點（下頁的圖右）。



新豐村同樣為閩客各半的部落，但新豐村的客家人是從北客移民過來的，是六堆之外的客家人。值得注意的是，新豐村的石頭祭拜點共有 13 處，是高樹石頭崇拜最多的村落，幾乎都是自家私人的土地公。本文訪談高樹新豐村泰和路 90 號宅內一間私人小祠，屋主是五十多歲的姓婦女，她表示自己是客家人，當年父母來這裡開墾，整地的時候，挖出一顆很漂亮的石頭，就當做土地公的祭拜（見下圖）。



高樹新豐村泰和路 90 號宅內福德祠



此外，新豐村泰和路 99 號民宅有間私人小祠，放置石頭土地公的是屋主，為一年約七八十歲的老生先，他表示自己是客家人，本來替土地公換了金身，但是木雕土地公被蟲蛀了兩次，不得已又以石頭當作土地公（見下圖）。



高樹鄉新豐村泰和路 99 號民宅後方

新豐村庄內（屏 2 線）芋頭田中有一座私人伯公祠，地主就住在旁邊，是年約五十的黃太太，她表示自己是客家人，此伯公祠是她的公公所蓋的，石頭就是當時的土地公，後來她的兒子希望替土地公立金身，原來的石頭就放在伯公祠後面（見下圖）。



新豐村庄內（屏 2 線）農田中



新豐村(台 27)路旁轉吉興路農田中，有一間私人的土地公小祠，地主是老農，他表示自己是閩南人，祠廟是自地自建的，本來以石頭為本尊，後來想換金身的時候，執筊的結果，金身土地公表示要放在石頭的旁邊。



新豐村(台 27)路旁轉吉興路農田中

4. 平埔族的石頭祭拜

平埔族的石頭崇拜而言，加蚋埔於每年農曆 11 月 15 日所舉辦的夜祭，石頭所對應的神明，包括馬卡道族的主神「阿姆祖」，也代表了私家「阿姆」(下頁的圖左)。就平埔系的石頭崇拜來說，本研究於 2023 年 1 月 10 日參加高樹鄉泰山村馬道卡協會之部落會議，對於馬卡道協會的理事長進行訪談時，會長表示：馬卡道祭祀中「尪姨」所取用的「向水」來自鄰近地區「滴水仔」的山泉水，而泰山村兩伯祠中供奉的三顆石頭，分別代表「排灣公主」、勇士「奔土都魯都鞍」、「兩王」(下頁的圖右)。



綜上所述，高樹鄉有最多的石頭崇拜數量，並屬於客家六堆中的「右堆」。然而，根據本文調查的結果，高樹鄉中擁有最多石頭崇拜的是屬於閩客各半的村落，而非純客家村。在閩客各半的村落，新豐村有最多石頭崇拜處。本文還發現，新豐村雖然有客家人，然而，他們大多是從桃竹苗遷居而來，並非高屏六堆的客家人。然而，閩客混居的處境及「南漂」而來的客家身分是否會增加石頭崇拜的狀況，例如是否因為閩客衝突造成了石頭祭拜？桃竹苗的石頭崇拜傳統是否被帶到屏東？還需要後續研究來解答。

陸、結論與討論

本文研究者居住於屏東鹽埔鄉，在日常生活中常見石頭崇拜的現象，所以想探究這種崇拜背後的意涵。進一步而言，鹽埔鄉屬於客家六堆中的「中堆」，本文想同時探究高屏六堆其他地區（包括高雄的美濃、旗山與屏東的高樹、內埔）石頭崇拜狀況。這一方面是有針對客家石頭祭拜的研究主要是以桃竹苗地區為主（例如石爺、石哀研究），另一方面則是現有研究較少以系統性蒐集資料。

因此，本文是以鹽埔鄉周邊鄉鎮為例，說明如何透過 Google map、手機的地理定位功能以及 QGIS 等工具，以作為系統性探究的研究架構，進而解釋這些石頭崇拜地點的歷史與文化意義。

本文經過(1) 透過 Google map 找尋可能的石頭崇拜地點(2) 紀錄各地點的石頭崇拜(3) 透過 QGIS 繪製「石頭公地圖」(4) 深度訪談與臉書社群討論等步驟後，有三個主要發現。

第一，本文在高屏六堆地區共找到兩百個以上的石頭崇拜地點，較於台灣其他地區，本文研究範圍的石頭崇拜數量不但眾多，並且包含了平埔族、山地原住民、客家等多元文化的「石頭崇拜」。此外，本文將這些地點套上 1899 年日本繪製的台灣古地圖的圖資後，發現它們大都位於清朝「土牛溝」紫線兩側。另一方面，石頭最密集的地點（高樹鄉、內埔鄉、萬巒鄉）也重疊於六堆地區。就歷史脈絡而言，「土牛溝」原本是為了「防番」，在「土牛溝」的左側依序是居住漢人（例如客家人）與平埔族（清廷透過「屯番」來防禦山地原住民），在「土牛溝」右側是居住山地原住民。因此，高樹、內埔、萬巒等地的石頭崇拜處靠近土牛溝，可能是與「原漢對峙」或「屯番制度」有關。「六堆」在歷史上是客家墾民的組織，以捍衛與閩南人、馬卡道族等的衝突。因此，石頭崇拜又可能與「閩客對立」有關。

第二，雖然高屏地區的石頭崇拜地點大多重疊於六堆地區，然而，本文發現在客家人最密集之處，不一定有最多的石頭崇拜。以鄉鎮而言，高雄美濃約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客家人，本文卻沒有在這裡找到石頭崇拜的線索。

本文發現石頭崇拜較密集的高雄縣六龜、大樹、旗山等地客家人口都在百分之四十以下。⁷屏東高樹、內埔、萬巒等石頭崇拜較密集的鄉鎮，客家人口都在百分之六十以下。由此可見，客家認同似乎不是決定石頭崇拜的唯一因素。

再以具有代表性的高樹鄉而言，本文將該鄉內的村落分為「客語優勢」、「閩語優勢」、「閩客各半」三類，分別探究不同村落的石頭崇拜。本文發現，「客語

⁷ 引自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的網站

https://chakcg.kcg.gov.tw/News_Content.aspx?n=09E7E3712D8E037E&sms=25603B413951A5C6&s=6C2B8EC6DB65C281



優勢」的村落內石頭崇拜最少，反而是「閩客各半」村落的石頭最多。以「閩客各半」的新豐村而言，該村雖然也有客家人，卻大多是從苗栗等地「南漂」而來。

因此，本文認為廣泛的「六堆」地理確實會影響石頭崇拜，然而，究竟還有哪些因素促使人們進行這種祭拜？還需要更深入探究。例如是否因為閩客混居狀況，造成了衝突加劇，進而造成了石頭崇拜增多？還需要深究。

例如本文訪談了高樹鄉客庄東興村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曾彩光，他表示：所謂六堆義民、忠勇公、恩公是「閩客械鬥」或客家與平埔族械鬥陣亡的人。因為政府不願面對這段歷史，就把高樹統稱為「客庄」或「右堆」的一部分，以為這樣就能含混過去。

曾彩光提到，高樹客庄在清朝就有能力做石碑，這不是簡單的事，因為需要足夠經費。錢不夠的人就只能採取石頭崇拜。他還認為，高樹閩庄的人可能就是因為這樣才會用這種祭拜方式。

第三，在本文為期一年，並且尚在進行的訪調過程，發現有些地點的石頭崇拜發生變化了，例如有些地點原先並沒有石頭，後來卻出現了石敢當。有些地方原本擺放的是平扁石，不久後卻換成了圓形石。本文認為，這除了凸顯文化的「活生生」特性，更如鮑曼（Bauman）在《作為實踐的文化》所言，無論是否真的存在一種「類系統」（system-like）文化，將文化視為一個內在凝聚並且自我封閉的整體，都是出於一種歷史偶然（蘇婉譯，2022，頁 29）。

由此，本文主張屏東「石頭公」的意涵雖然連結於過去，更與當下的生活脈絡有關，因此與其追溯各種石頭崇拜隱含的特有「文化符碼」，更須將它們放置在交錯的社會矩陣（social matrix）中，才能掌握其動態意涵，這牽涉了族群、資源差異等因素。因此，後續還需要透過文史資料調查、訪談了解高屏地區的石頭崇拜是否涉及「閩客衝突」、「原客衝突」等鄉土需求，以及客家人惜福、懷念原鄉的心理，是否影響他們的「原石崇拜」習慣。



參考資料

1. 王世慶 (1956)。臺灣隘制考。臺灣文獻，7(4)，7-26。
2. 李國銘 (1993)。鳳山八社舊址初探。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26，79-87。
3. 李昫錦 (2019)。臺灣客家石哀石爺傳說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
4. 杜奉賢 (2017)。認識馬卡道夜祭。屏東：屏東縣政府。
5. 柯志明 (2001)。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6. 柯志明 (2023)。熟番與奸民：清代臺灣的治理部署與抗爭政治。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7. 郭吉清 (2015)。隱藏的符碼—高雄地區平埔族信仰遺跡田調計畫。國藝會。
<https://archive.ncafroc.org.tw/result.jsessionid=7A56A76D2B6A23022597C8E9871558D7?id=579d642a1a8d44589b4c963c97998841>
8. 張二文 (2002)。美濃土地伯公信仰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南師範學院鄉土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9. 張二文 (2015)。高雄溝坪地區平埔族的公廨探訪，高雄文獻，5(1)，64-101。
10. 游謙 (1997)。標準化與非標準化—臺灣石頭神祭典日的分析。在李豐楙、朱榮貴主編，性別、神格與臺灣宗教論述 (頁 189-212)。臺北市：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11. 游謙 (2004)。聖顯與台灣的石頭崇拜。新世紀宗教研究，2(3)，99-128。
12. 黃彥菁 (2008)。苗栗三灣地區石哀，覓婆姊等民俗信仰研究初探，臺灣民俗藝術彙刊，4，73-84。
13. 楊鴻謙、顏愛靜 (2005)。清代屏東平原鳳山八社地權制度變遷之研究。國史館學術集刊，5，33-83。
14. 楊明義 (2001)。里港鄉塔樓村村誌。屏東：屏東縣里港鄉塔樓社區發展協會。



15. 楊南郡譯 (2021)。臺灣踏查日記 (上下冊)。臺北：遠流出版公司。
16. 劉還月 (1996)。馬卡道民族誌。屏東：屏東縣立文化中心。
17. 劉還月 (1995)。尋訪台灣平埔族。台北：常民文化。
18. 劉秀美 (2003)。六堆客家傳統祠堂建築營建行為初探。客家文化研究通訊，5，107-113。
19. 劉秀美 (2005)。六堆客家地區五星石與楊公墩。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與南天書局共同出版。
20. 劉俊雄 (2016)。馬卡道書寫及其認同的形成。在黃文車主編，2016 第五屆屏東文學學術研討會：原住民文學與文化論文集 (頁 1-34)。高雄市：春暉出版社。
21. 曾坤木等 (2016)。加蚋埔平埔夜祭—越戲。屏東：屏東縣高樹鄉泰山村社區發展協會。
22. 簡炯仁 (2006)。屏東平原平埔族之研究。台北：稻香。
23. 簡炯仁 (2010)。高雄濱海及丘陵地區的平埔族群，高市文獻，23(2)，4-34。
24. 簡明捷 (2016)。恆春阿美族的水田稻作與土地公信仰。原住民文獻，26，37-44。
25. 簡明捷 (2021)。立石祭祀到木雕神像：恆春阿美族人的土地信仰變遷。台灣文獻，72(4)，9-38。
26. 蘇婉譯 (2022)。作為實踐的文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7. 戴國焜 (2013)。臺灣桃竹苗客家人的石頭崇拜：石爺、石哀。客家研究，6(1)，171-213。
28. 韓莉譯 (2014)。文化的解釋。南京：譯林出版社。



A Study of Stone Worship in the Hakka Six Pile: Combining Geographic Location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Chung-Jung Chiu,⁸ Chiou Ailin⁹

Abstract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resides in Yanpu Township, Pingtung County, Taiwan, where villagers frequently engage in stone worship, venerating various stones, including rocks, steles, and stone guardians. These sites are primarily situated adjacent to land temples. Recently, there has been contention that some stone worship practices represent the embodiment of the Makatao tribe's "Ali Zu." Furthermore, aside from Yanpu Township, the author observed that stone worship is prevalent in neighboring Liugui Township, Kaohsiung City.

Stone worship in the Kaohsiung Pingtung region occurs within two main cultural contexts. Gaoshu Township and Yanpu Township were historically part of the "Wulu She" of the "Fengshan Eight Villages." Neipu Township was associated with the "Shangdanshui She," while Pingtung City belonged to the "Ah Hou She." Hence, this form of worship likely originates from Pingpu tribe culture. However, apart from their affiliation with the "Wulu She," Gaoshu and Yanpu Townships are also significant in Hakka culture as the birthplaces of the "Right Pile" of the Hakka "Six Piles." Additionally, Neipu Township serves as the "Rear Pile" of the "Six Piles." The aforementioned stone worship may also reflect Hakka cultural practice.

This paper aims to document stone worship in the Kaohsiung Pingtung region,

⁸ Freelance researcher

⁹ The president of Kyogokudo Literature and History Workshop



situating it within the cultural context of the Six Piles. The "Six Piles" refers to the organization established by Hakka settlers from Guangdong Province in present day Kaohsiung City and Pingtung County during the "Zhu Yigui Incident" in the Qing Dynasty. It underwent three historical stages: the "Pre-Six Pile Period," "Six Pile Organizational View," and "Six Pile Regional View."

Regarding research methodology, this paper will initially utilize tools such as Google Maps, mobile phone geographic location services, and QGIS to map the geographic al locations of stone worship sites. Additionally, it will incorporate interview-based research and literature analysis to elucidate the contextual significance of various forms of stone worship.

Keywords: Six Piles, stone worship, geographical location, interview-based research, cultural context.

